

俄美关系现状及前景

○ 高 华

[内容提要]今年来,因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俄美各种矛盾骤然激化,俄美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冰点。美国对俄罗斯持续不断的挤压使俄国内反美情绪上升;俄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它敢于同西方针锋相对。然而,俄美关系不会重新回到冷战,而正在形成非敌非友、对抗加合作的模式。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俄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俄罗斯 美国 俄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07)04-0007-05

近几年来,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两国在双边关系及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对立。从俄罗斯内部民主化问题、北约东扩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科索沃的决议草案、爱沙尼亚苏军二战纪念像风波到伊朗的核计划、俄向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出售军事装备等,双方立场观点南辕北辙。2007年年初,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犹如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俄美各种分歧全面爆发,矛盾骤然激化,摩擦愈演愈烈。美国把俄罗斯从“民主”国家名单剔除,列入独裁国家名单。这反映出目前两大国之间的对抗。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美俄关系正处在一个“困难时期”。

一、俄美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

(一)美俄就美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出现激烈争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有计划地发展反导系统,并将此作为遏制俄罗斯核潜力的一个专项任务和长期工程。早在2002年,布什总统

就提出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2007年1月,美国正式向捷克和波兰提出,要在2012年前分别在捷克和波兰部署一座反导雷达站和10枚拦截导弹。美国搞反导系统的动机不仅为了防范“无赖国家”,还企图限制俄罗斯今后在欧洲和独联体地区扩大影响。但是美国在表面上却声称此举旨在抵御伊朗的威胁,绝对不是针对俄罗斯。对此,俄罗斯作出了强烈反应。普京总统于2007年2月至5月连续三次猛烈抨击美国,指出美国的做法“非常有害而且危险”,明确表示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发出严厉警告:如果这一计划实施,俄导弹将重新瞄准欧洲目标。同时,俄罗斯不断提出反建议。普京6月7日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建议,与美国共同使用俄军在阿塞拜疆的加巴拉雷达站。在这一设想遭拒绝后,普京又于7月初与布什在肯纳邦克波特会见时提议,同美国分享俄罗斯阿尔马维尔雷达站的信息,同时作为补充,在莫斯科与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之间设立导弹发射信息交流中心。实际上,俄罗斯是想让美国建立集体反导防御体系,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用俄罗

[收稿日期] 2007-9-20

[作者简介] 高华,女,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斯的雷达站取而代之。俄美反导系统之争,与其说是军事层面的威胁,不如说是政治层面的冲突。对美国来说,在前华约成员国部署反导系统,可以使这些国家起到平衡俄欧关系的作用,从而避免俄欧之间过分接近和过分依赖。俄美反导系统协商的障碍在于如何分享对全球反导系统的控制和指挥权。美国目前进退两难:既不甘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如接受普京的方案将部分丧失全球政治领导权),又不能无视俄罗斯的建议。作为反击手段,俄罗斯只能将“伊斯坎德尔”导弹部署在与波兰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而想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武装力量,首先需要退出欧洲常规武器条约。

(二)俄罗斯愤然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2007年7月14日,普京总统签署命令,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及与其相关的国际协议。俄罗斯暂停履行“条约”主要有下列原因。首先,是出于对常规武器领域的现状长期不满。俄副外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说,华约与北约在1990年签署的条约版本,已经“严重过时”,^[1]由俄罗斯倡议,各国于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关于修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协议》,更加符合新的现实。但是,北约新老成员国至今不仅拒绝批准新版条约,还将它与俄从摩尔多瓦撤军、从格鲁吉亚撤出军事基地挂钩。其次,显然是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强烈不满,意在逼迫布什政府妥协。第三,俄罗斯实际上对15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形成的整个军事政治格局不满,因为今天人们已习惯把这个时期称为俄罗斯的衰弱期。第四,俄罗斯想以此推动西方为共同安全开始重大谈判。除了临时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俄罗斯还表示要退出中短程导弹条约,并声称反导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将成为俄罗斯导弹的目标。

(三)美俄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举步维艰。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半,围绕《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双方立场存在诸多争议:第一,对战略武器监督问题各有不同理解。俄罗斯认为应当严格遵守条约中所规定的监督机制和程序,销毁就是不能继续存在。美国则把销毁变通为储存,认为既然不是敌人了,就不需要条约规定的那些程序,最好只是交流信息。

美国希望通过纳恩-卢格计划^[2]来监督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然而,美国却不愿意让俄罗斯人涉足其领土,不打算在新协议中写入这种程序。第二,对续约必要性的态度存在分歧。目前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在2009年12月5日到期,俄罗斯已经向美国提出起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建议,主张新条约将战略进攻性力量的部署仅限于本国领土,将这些武器的控制和信息交换机制写入条约。美国不仅未作出回应,有意拖延削减核武器的时间,而且还在打算增加武器的数量。第三,与处理现有战术核武器的立场相左。俄罗斯认为,俄美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的地位很不平等:俄完全履行了在削减战术核武器方面承担的义务,将它从前华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撤出,并大大削减了本国武装力量的核武器数量;而美国仍然在一些欧洲国家部署着战术核武器。在此情况下,俄罗斯继续削减战术核武器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核安全。俄罗斯准备与美国就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展开谈判,但条件是英法也应参与谈判进程。

(四)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跌入低谷。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引发了俄罗斯-北约关系的再度紧张。第一,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政策、北约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界推进的做法心存疑虑。过去俄罗斯相信,如果它同意两德合并北约就不扩大,但结果恰恰相反。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就轰炸南斯拉夫,并违反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因此,俄罗斯有理由不相信北约和整个西方。美国和北约则否认向俄罗斯承诺过北约有一定的边界,并认为自己履行了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中涉及核武器的“三不”^[3]义务的承诺。第二,2007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草案使俄罗斯-北约关系雪上加霜。俄认为该草案具有明显的反俄性质。此外,俄罗斯否认它与2007年8月6日侵入格鲁吉亚领空的“导弹事件”有关,对北约打算向格鲁吉亚提供雷达数据感到不安。第三,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彰显军力的动作,对北约在欧洲扩展军事基础设施作出有力回应。继2007年8月17日俄空军正式恢复中断15年之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巡逻后,俄海军现存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元帅”号也于19日恢复执勤状态。“阿穆尔”号新潜艇试航使北约国家感到安全受到现实威胁。所有这些都表明,俄

罗斯已恢复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和北约扩张的政治意图及经济手段的能力,不再只是说说而已。与此同时,北约对俄罗斯的防范级别也随即提升,除了增加对俄轰炸机的拦截之外,还开始增加对俄潜艇的侦察。

(五)俄美围绕科索沃地位问题龃龉摩擦。科索沃是前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科索沃由联合国特派团和北约维和部队托管。现在,由联合国临时托管的过渡阶段行将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科索沃的完全独立将意味着巴尔干半岛长期动荡局面的终结。美国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是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讨好伊斯兰世界,换取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此外,科索沃的经济潜力引起西方关注,有望成为能源基地,独立后的科索沃会向西方的借贷、援助和私人投资敞开大门。俄罗斯则一直表示,未经塞尔维亚支持同意,不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俄反对科索沃独立,除了在历史渊源上同塞尔维亚的感情因素外,还因为俄清楚欧洲被伊斯兰化的危险。此外,俄还担心科索沃独立会对其国内分离主义起示范作用。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它以否决行动向世界表明,西方国家在无视塞尔维亚立场的前提下迅速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定根本行不通。

(六)俄美争夺开发北极拉开序幕。2007年8月2日,俄罗斯派出历史上首个北极海底科考队潜入北极点正下方水深约4,300米的海底,停留1个小时作地质调查,并插上印有“征服”字样的俄罗斯国旗。这表明俄罗斯想将它已控制的北冰洋领土再扩展到北极。俄专家认为,北极海底蕴藏着世界上1/4的石油、天然气、金矿、钻石和镍等天然资源。对北极实施海底调查,是要验证关于北极这个面积两倍于法国的区域可能蕴藏数十亿吨石油和天然气的说法,并计划向联合国申请将北极点附近约1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纳入俄罗斯大陆架,将俄的专属经济水域面积拓展45%。对此,美国迅速作出反应,表示对北极部分地区拥有权利,并于8月6日启用一艘破冰船开赴北极进行科考。美国认为,俄罗斯在北极点海底插国旗并不能代表俄对这个区域拥有主权,用插旗的方式表明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俄美关系紧张加剧的原因

(一)美国对俄频频挤压使俄国内反美情绪上升。苏联解体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理念,是避免俄罗斯重新复活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帝国。西方绝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崛起。冷战结束后,虽然俄罗斯在反恐与反核扩散领域的合作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弱俄抑俄战略。美国密切关注俄罗斯国内政局的走势,并采用多种手段干预和影响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挤压俄罗斯与反挤压的斗争是苏联解体以来美俄关系的主线和两国矛盾的症结所在。2004年普京连任后,美国公开指责克里姆林宫“放弃民主,加强集权,恢复帝国”,给俄扣上“需特别关注”的“新兴大国”的帽子;美国务卿赖斯在很多场合指责普京“独断专行”,国防部长盖茨把俄说成美“难以预测的潜在敌手”。继北约两轮东扩后,美国又在俄近邻的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扶植亲美政权,支持俄境内的反政府组织,构建对俄包围圈。在西面,美国以防范伊朗导弹为名,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及雷达设施;在南边,美国一度放风要将反导系统推进到高加索三国;在东侧,美国已将海基雷达从夏威夷群岛移到比邻俄罗斯的阿留申群岛。显然,俄罗斯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不断的挤压和防范不愿继续隐忍。在今天的俄罗斯,反西方主义已上升为俄罗斯新国家观念,对西方态度如何,已经成为测试俄罗斯人对执政当局和俄罗斯现行制度忠诚与否的试金石。^[4]

(二)综合国力的提升让俄罗斯敢于同西方针锋相对。俄罗斯领导人认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只有硬实力,而不是价值观。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对实力的追求意味着谋求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并将经济收益用于战略目的。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苏联解体后的贫弱状态,GDP的年增长率为7%,从1999年2,00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9,20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6年,俄年石油产量和天然气开采量均居世界第一,电力生产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4,05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低于9%,实现了卢布自由兑换,并且提前还清了苏联时

期的外债。随之而来的是,俄外交政策更加独立和自信,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对独联体以外事务的参与积极主动,在维护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多了几分强硬。以较雄厚的总体实力为后盾,俄罗斯决心维护本国利益的底气大增。

(三)俄罗斯的大国心态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融入西方世界。如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融入西方,而是想方设法维持俄罗斯及其他国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即成为确保国际政治格局平衡的第三种势力。多极化是俄罗斯全球观点的核心内容。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当今多极世界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俄急于找回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看重自己对世界事务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俄罗斯领导人希望同美国建立真正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平等关系,不再情愿继续充当被美国欺辱的小伙伴角色。普京之所以坚持敢于在国际上对美国人说“不”,是迎合了俄罗斯人渴望重树大国威望的心态。普京在国内高达70%的支持率也是任何其他参加G8峰会的国家首脑所无法企及的。俄社会学家把普京当成了俄稳定和发展的象征。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7年2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有46%的受访者中表示,如果当时举行议会选举,他们会支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党。如果进行总统大选,54%的受访者会支持普京连任。^[5]

三、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前景

俄美之间从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变为“一超多强”中的“超”与“强”的关系,但俄美关系依然是影响国际政治气候举足轻重的因素。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却又在逐渐走向强势复兴。目前俄美关系紧张,是否可能出现新的冷战?俄罗斯和美国是否注定要长期对抗?笔者的看法是:

(一)俄美关系不会重新回到冷战。首先,用“冷战”来形容俄美关系现状并不恰当。所谓“冷战”,是指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进行博弈。现在不存在两极,俄美双方没有进行冷战的意愿,也不具备冷战的客观条件。俄美关系确立的前提首先是摆脱了敌意和敌意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因素。第二,在

全球化时代,人类遇到的新挑战和新威胁在世界政治中排在首要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美两国终于有可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的威胁以及各种不稳定的国家和不确定敌人的威胁,开展能源领域的合作。俄美两国都不希望冷战重现。俄美如重启对抗,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当下双方交恶只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进行新一轮的讨价还价而已。第三,俄罗斯与美国实力差距悬殊。俄罗斯不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或者军事上与美国竞争。俄罗斯虽然开始初步复兴,但现在仅达到了1990年GDP水平。美国的GDP在这期间增长了一倍以上,按照现行汇率计算,超过俄罗斯GDP近19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超过俄GDP的7倍。而过去苏联和美国之间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差距。因此,俄不可能再同美国硬拼,会审慎务实地处理对美关系。第四,俄美首脑肯纳邦克波特会晤虽未达成具体成果,却显露出几点重要的积极因素。1.在长期沉默之后,双方重提战略伙伴关系。2.俄美商定就《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延期一事展开认真的谈判。3.在核不扩散的前提下在民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4.伊朗问题拥有决定权的是俄罗斯,双方的立场正在相互靠拢,有可能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5.伊朗问题与反导问题相关,布什首次明确指出,俄美两国可在反导系统问题上进行合作。由此可见,即便当前俄美关系面临困境,两国总统仍然指出战略合作的希望并未破灭,并且商定了四个谈判领域,其中三个涉及军事,一个涉及经济。这表明,俄美两国都在有意识地避免关系的“冷战化”。

(二)俄美关系非敌非友对抗合作的模式正在形成。第一,俄美两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美两国名为“战略伙伴”,但实际上仅限于宣言。原因在于既缺乏实际行动,又缺乏常设机构和国际法基础,更没有经济基础和内政基础。再加上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是在两国的潜力和利益不对称情况下形成的,所以虚多于实。俄美论战,核心是利益之争。造成俄美关系“困境”的症结,与双方力量消长和战略进退有关。冷战后俄美两国国力对比严重失衡,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苏联解体后的15年来,无论是初期衰落的俄罗斯还

是今天走向初步复兴的俄罗斯,其国家实力都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正是由于双方国力和相互战略需求的失衡与不对称,俄美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始终未能建立起俄罗斯所希望的相互尊重、利益共享的双边关系态势。第二,从总体上看,美攻俄守的态势一时难以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科索沃最终地位、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加入北约以及伊朗核问题等,都可能成为俄美再度角力的导火索。目前俄美关系的主流趋势是竞争多于合作。第三,俄美两国之间既非盟友也非敌人。在苏联解体至今的大多数时间内,两国间矛盾多于合作。即使在俄奉行对西方“一边倒”政策时期,叶利钦政府追求的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实现。“9·11”事件之后,两国在确认共同的敌人方面形成了难得的战略共识。但由于布什政府经常借反恐名义实现美国排他性的全球战略安排,两国在反恐领域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在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俄美双方也并非敌人,因为毕竟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双方具有明显的利益一致性和不同程度的合作。

(三)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俄罗斯转型时期最重要、最关键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变化。^[6]俄罗斯国内

政治的发展对俄外交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俄罗斯对外关系优先方向的美国,甚至包括西欧,其制定对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依据也源于此。俄美关系现在只是具有了伙伴关系的肤浅表象,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

注:

[1] 伊万·索洛维约夫,伊万·戈尔杰耶夫. 谁之罪?欧洲常规力量条约——俄罗斯暂停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N]. (俄) 新闻时报, 2007-07-16.

[2] 1991年11月25日苏联解体前夕,由于担心动荡不稳的苏联政局可能会对苏联的核武器产生灾难性影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帮助苏联销毁其核武器的计划。为实施这一计划,美国财政每年拨款大约4亿美元。由于该计划是由参议员纳恩和卢格提出,因此后来被称之为“纳恩-卢格计划”或“合作降低威胁计划”(CTR)。

[3] 1997年签署的《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中规定,北约新成员国不得有(研制核武器)的意图,不得有(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得拥有任何核武器,并保证新成员国不能有北约常驻部队。

[4]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利利娅·舍夫佐娃. 反西方——俄罗斯新的国家观念[N]. (俄)莫斯科时报, 2007-08-07.

[5] 魏合神离,普京冷对布什的“龙虾峰会”[J]. (美) 华盛顿观察, 2007-07-04.

[6] 袁胜育. 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一项研究[J]. 国际政治, 2007-04-04.

(上接第6页)期化,从而影响跨里海管道建设和开发有争议地段的资源。3.目前制约中亚地区能源投资者还有诸多因素,如俄控制着该地区能源输出的多数通道,基础设施不发达,环保问题,政治风险多等。4.中亚国家奉行多边平稳外交,为大国角逐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大国也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1.现在,中亚各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了中俄关系中一个主要团结因素。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密切。美俄中在中亚地区打击三股势力、反毒品走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稳定方面,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可能性。2.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需要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金、经验和技術,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亚推行“民主化”,批评集权体制的做法,造成了西方同中亚国家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因此,美国也不可能过多地参与该地区的事务,而是需要同其他

大国保持对话,协调相互间政策,预防危机的发生。3.中亚有丰富的能源储备,但地下矿产埋得很深,现代化运输基础设施缺乏,法律不健全,投资环境差,需要大量开发资金。无论哪个大国都没有能力独自垄断这方面的事务,而是需要共同参与地区事务,就开发能源建立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合作机制。

注:

[1] (俄) 独立报, 2007-03-13.

[2] (俄) 独立报, 2007-03-13.

[3] (俄) 红星报, 2007-03-13.

[4] (美) 洛杉矶时报, 2007-01-14.

[5] (俄) 新时代周刊, 2006-07-23.

[6] 美国之音电台, 2007-02-15.

[7] (俄) 独立报, 2007-03-16.

[8] (俄) 新消息报, 2007-03-20.

[9] (俄) 红星报, 2007-06-20.

[10] (俄) 独立报, 2006-12-26.

[11] (俄) 晨报, 2007-06-13.